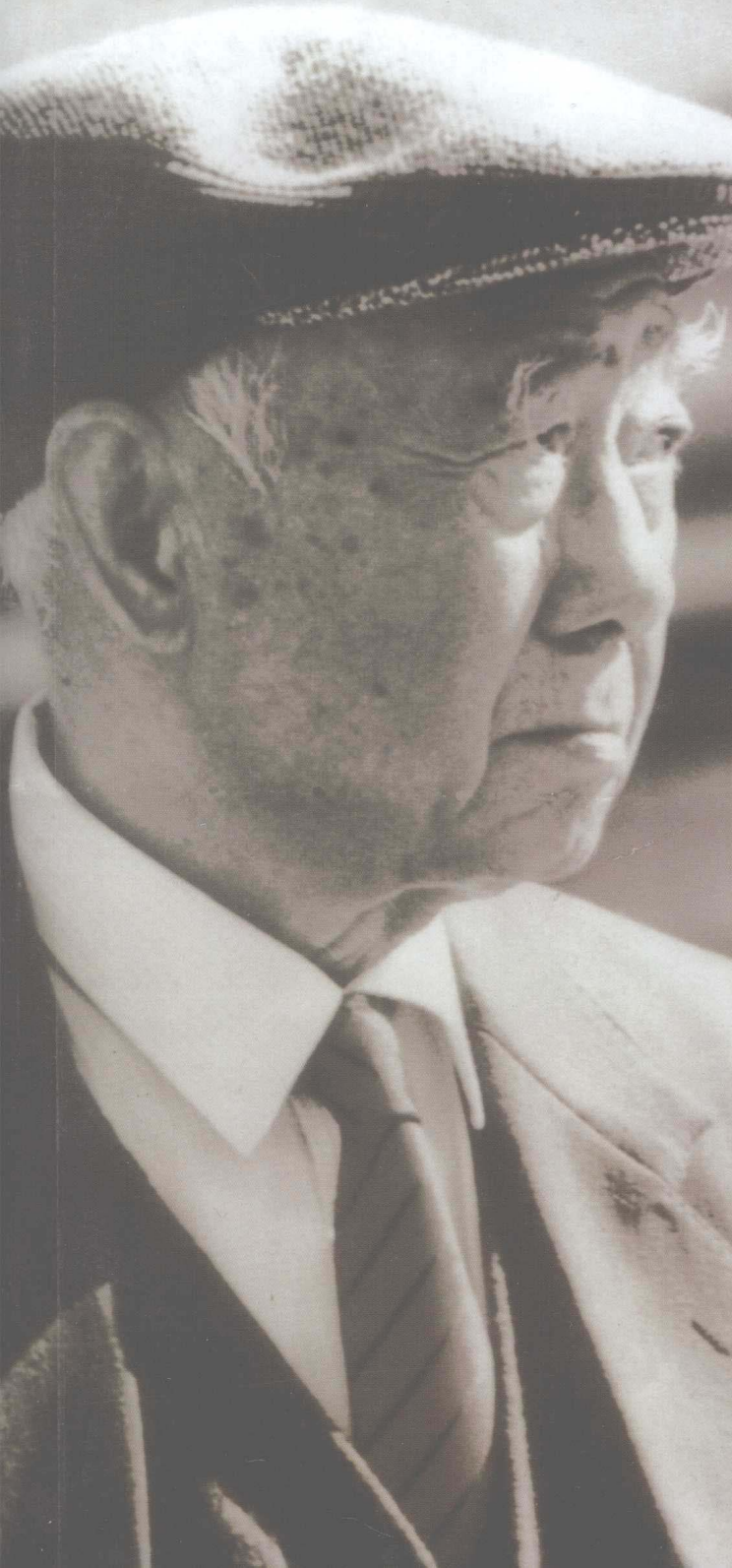




永远的汪曾祺

◎ 顾问 陆建华

◎ 主编 金实秋



上海远东出版社

永远的汪曾祺

◎顾问

陆建华

◎主编

金实秋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汪曾祺/金实秋主编.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706-658-3

I. 永… II. 金… III. 汪曾祺(1920~1997)—纪念文集 IV.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2957 号

责任编辑: 戴 铮

封面设计: 王 峥

版式设计: 李如琬

永远的汪曾祺

顾问: 陆建华

主编: 金实秋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254 千字

印张: 10.125 插页 3

印数: 1—4000

ISBN 978-7-80706-658-3/K·75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永远怀念汪曾祺老

钱湜

二〇〇七.五.廿八

悼汪曾祺

王 蒙

汪老老而俏，
诗文书画娴。
《沙家浜》戏雅，
《陈小手》活儿鲜。
至味夸扬菜，
醇醪赞牡丹。
逍遥跨鹤去，
何日采菊还？

汪曾祺多才多艺。他的心一直很年轻，他是真正的美食家，江苏高邮人氏，故诗中提到淮扬菜系。一九九一年我们同游牡丹江市，他很喜欢那里生产的响水稻米酒。

一九九八年

王蒙：著名作家，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

汪曾祺文学馆题词撰联选辑

王 蒙(原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天真隽永 自在风流

叶 辛(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意味隽永 文思神远

贾平凹(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文章圣手。2006年8月6日再次题词: 到高邮、想汪老、山高水长

邓友梅(著名作家): 大俗大雅 文坛奇葩

邵燕祥(著名诗人、汪曾祺挚友): 柳梢帆影依稀入梦 热土炊烟缭绕为文;又题词: 汪曾祺不仅属于他的故乡,也属于中国和世界的读者。

林斤澜(著名作家、汪曾祺挚友): 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 若即若离下笔如有神;林白注:“我行我素”、“若即若离”是曾祺自述。兆和师母惊闻曾祺辞世,垂泪道:“下笔如有神”,我“编修罢去”后,曾祺赠诗中有句“小葱拌豆腐”。

晓 雪(著名诗人、原云南省作协主席): 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风云变态中

忆明珠(著名诗人): 文清体洁 卓尔大雅

黄 裳(著名作家): 莲花池畔水青青,芳草依旧绿未醒。三百年前家国事,一齐都付与沧溟;黄白注:曾祺有一文记昆明小雨说及莲花池旧有此诗,因重录寄高邮,亦因缘也。

舒 乙(著名作家、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你是一位大作家,因为你能小中见大,凡中见奇。谈中见趣,物中见情。

海 笑(著名作家、原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大渚葦芥连枝藕 高邮秦观汪曾祺

罗 扬(原中国文联副主席):文苑奇才

司马中原(台湾著名作家):耿介如石,亮节高风,深富哲理,奥妙无穷。

余光中(著名作家、诗人):高邮之宝,中华之光。

陈若曦(台湾著名女作家):初读《晚饭花集》时即有惊艳之叹,真是艺术大家!

杨鼎川(教授、原佛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汪曾祺表侄):“怪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关于故乡的描写,是汪曾祺文学世界最有光彩的部分。

聂震宁(著名作家、专家,现任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副总裁):先生一生著作等身,今虽已仙逝,但其仁厚尊长风度和一代大师风范必将长存于世。现为先生立馆塑像,先生精神得以昭扬,其固无憾;而此举更成为后生缅怀先辈和景仰大师之一大幸事矣。

曹文轩(北京大学教授、博导、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市作协副主席):拾级而上,文学的殿堂就在我们的上方。

李国涛(著名文艺评论家):清代高邮有二王,如今高邮有一汪。幸哉高邮!

周啸虹(台湾作家、台湾《苏讯》主编):书画文章一例通,先生三绝见雄风。酒仙虽逝典型在,欣慰高邮有此翁。



贾平凹为汪曾祺文学馆之题词

一棵树的森林

(代序)

林斤澜

曾祺骑鹤云游十年了，朋友们开会一表思念，我忽然想起一棵树的森林，就说了出来——

云之南，

蓝天白日，阳光溶溶。

整年整月整日如仲夏如午后时间，人在似梦非梦里。锒锣隐约，在有声比无声更寂静的寂静里。这算什么，这才叫溶溶。

隐约的锒锣地方，节日的歌唱起来了，假日的舞踢踏起来了。云之南，永远数不清的“嘉年华”狂欢，永久的仲夏和午后时间，永生的溶溶。哪来那么多“永”，原来溶溶有天籁的意思。

迎面是一棵树，也是一片树林。树有名叫榕，林是榕树林了。这树雄壮，往水陆码头、城镇路口一站，立刻是标兵。但在云之南，站出一片树林来别有讲究。好比一个人形，一头雾水，一团暖气，一边溶化一边太极拳，轻轻抱圆，缓缓画圈，渐渐垂直下来一根气根，下到地面，扎到土里。到了地下又怎样呢？据说张牙舞爪也不知根底。只见地面的气根成树。标兵一样站着。又伸枝展条、打横、往前，又垂直气根，一来二去树林像模像样起来了，其实还是一棵树。

树下藤萝灌木，凡来不及长高的，抢不到阳光的，全都枯萎。这里枯萎也叫溶化。这里没有幽深，也没有喧哗，连浮躁也没有。只有隐约的锒锣，溶溶着歌舞、欢乐、健康、和谐和美。





世界上难得这样的土地？那么我们种植在文学的园地里吧。

文学，常常拿森林和树木说事儿：见树木不见森林，见森林不见树木，都是不可等闲的缺憾。我把一棵树的森林说给曾祺听，让他听听那里隐约着溶溶之声。

曾祺跨鹤时，曾把一个字形形容作家的小说，传为美谈。我也学样用一个字形形容他的文学园地：“溶”，或者是“榕”，也可以“容”。就是他骗腿儿上鹤未上之时，解说他的现实主义包含的内容，那“容”简直无所不包了。

2007年5月26日

林斤澜：著名作家，曾为《北京文学》主编，汪曾祺先生的挚友。



1995年汪曾祺(中)与林斤澜(左)、唐达成(右)在温州

目 录

	林斤澜	一棵树的森林(代序) / 1
1997	陆建华	汪老,一路平安 / 1
	李春林	“英年早逝”的汪曾祺先生 / 4
	屠燮昌	汪曾祺琐谈 / 7
	刘锡诚	“我是个文体家”——忆汪曾祺先生 / 13
	张昆华	寻呼汪曾祺 / 16
	陈其昌	向汪曾祺三叩首 / 19
	赵本夫	汪先生 / 21
	卫建民	悼念汪老 / 23
	李洁非	空白——悼汪曾祺先生 / 26
	唐达成	幽兰自芬芳——悼汪老 / 29
	高洪波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 31
	晓 雪	绵绵不尽的思绪——悼念汪曾祺 / 38
	李 锐	告别 / 41
	邵燕祥	汪曾祺小记 / 44
	龙 冬	怀念汪曾祺先生 / 49
	弘 征	恨难同再对“擂茶”——忆汪曾祺 / 52
	白 桦	“假我十年闲粥饭”——送别汪曾祺老兄 / 55
	徐城北	忆汪曾祺 / 58
	吴 然	木香花湿雨沉沉——怀念汪曾祺先生 / 62





永远

汪曾祺

2

- 刘文起 生命的丰碑——悼曾祺师 / 65
- 王 干 赤子其人 赤子其文 / 68
- 萌 娘 苍茫时刻 / 74
- 央 珍 来自一个西藏人的纪念 / 79
- 舒 乙 一个可爱的大作家 / 82
- 何志云 赤子其人 / 85
- 马识途 想念汪曾祺 / 90
- 邓友梅 再说汪曾祺 / 95
- 彭 甸 千山响杜鹃 / 104
- 高晓声 杯酒告别 / 106
- 杨毓珉 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 / 108
- 商友敬 一天好月——送汪曾祺 / 114
- 汪 明 往事漫忆——关于爸 / 116
- 林斤澜 《纪终年》补 / 122
- 1998 陆文夫 做鬼亦陶然 / 129
- 何镇邦 中国一位纯粹的文人——汪曾祺先生周年祭 / 132
- 苏叔阳 迟到的谢忱——悼汪曾祺先生 / 135
- 谭 湘 相约在春季——散忆汪曾祺先生 / 139
- 陈国凯 我眼中的汪曾祺 / 144
- 弘 征 汪曾祺的旧体诗 / 149
- 1999 桂 苓 清谈汪曾祺 / 154
- 2000 朱延庆 汪曾祺十年前的信 / 158
- 汪 朗 “老头儿”如何看“老头儿” / 161
- 2001 张肇思 不尽长河绕县行 / 166
- 2002 丁家桐 汪公远去 / 170
- 顾村言 清冷与小温 / 172
- 金实秋 梦断菰蒲晚饭花 / 179

	胡德培	六十定位——汪曾祺琐记 / 184
	李 锐	活着的是文学 / 191
2003	韩蔼丽	斯是陋室 / 194
	叶兆言	郴江幸自绕郴江 / 197
	张宗刚	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写在汪曾祺逝世六周年 / 202
2004	施 亮	我见到的汪曾祺 / 206
2005	石 湾	汪曾祺的诗心 / 209
	张守仁	最后一位文人作家汪曾祺 / 215
	朱 伟	性情第一 / 223
2006	彦 火	独立自凌霄的汪曾祺 / 226
	姚育明	醇厚的酒味——怀念汪曾祺 / 229
	陈春啸	最后的墨宝 / 233
	蔡 瑛	汪曾祺的“滑铁卢” / 237
2007	陆建华	永远的汪曾祺——写在汪曾祺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 / 242
	汪 朝	怀念父亲 / 251
	苏 北	春天,京郊去看一个人 / 254
	车 军	落花十度祭汪老 / 257
	何立伟	纪念汪先生 / 261
	铁 凝	人间送小温——怀念汪曾祺先生 / 265
	赵大年	汪曾祺的魅力 / 269
	崔道怡	汪曾祺是永远的 / 271
	李 陀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275
	崔自默	想念汪曾祺 / 279
	古 剑	汪曾祺赠书小记 / 283
	杨 栋	汪曾祺先生著作入藏记 / 286
	何孔敬	琐忆汪曾祺 / 288





永远
的

汪曾祺

4

2008

张抗抗 汪老赠画 / 295

叶 橹 “汪味”点滴 / 297

段春娟 他是教人幸福呀——读汪曾祺 / 301

乌 人 汪曾祺的书画 / 304

后 记 / 308

汪老，一路平安

陆建华

断断续续写了近两年的《汪曾祺传》，终于到了杀青阶段。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保持与汪老的经常联系，写好一章，就把打印稿快件寄给他看，他及时来电话给我谈意见。写最后一章，也即全书的结尾时，我设想了几个方案，都觉得不满意。踌躇中突然想到汪老一贯真诚待人，尤其关心青年作家，并总是殷切地把文学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就引用了他为黑孩的散文集《夕阳正在西逝》所写的序文中最后几句话。这几句话，汪老写得真挚而深情——

再过两三个月，黑孩就要到日本去。接触一下另一种文化，换一个生活环境，是有益的。黑孩，一路平安！

抄录下这段引文后，我心中忽然涌起难言的激动。怀着深深的敬意，我不假思索写了如下一段文字，也即《汪曾祺传》全书的最后几句话：

以年龄分，汪曾祺与黑孩，该是爷孙关系了。这样的序，这样饱含真情的语言，不仅黑孩，所有读了这篇序言的人，都无不为之感动。对于汪曾祺这样一位挺可爱、挺真诚的老作家，对这样一位今年已经 77 岁的饱经沧桑的老人，且让我们也从心底道一声：

汪老，请多保重，一路平安！





为抓紧时间,使《汪曾祺传》早日出版,这最后一章没有像其他章节再寄打印稿给他,而由我在电话中向他汇报。当我朗诵完本章最后几句话,汪老听了很高兴,电话中传来他至今没有消失的带有家乡高邮韵味的普通话声音:“建华,辛苦了,谢谢你!”

不想此后没几天,就传来汪老身体不好的消息。江苏电视台《大写真》的同志委托我邀请汪老来南京就江苏建文化大省的命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起初高兴地答应了,对故乡人的要求,只要有可能,他从不拒绝。但过了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到我家中,说身体不适,恐怕来不了。5月12日,省电视台同志提出到北京采访他,还没有来得及与他本人联系上,14日就传来他住院抢救的消息。“抢救”二字像针一样刺痛我的心,我总希望这是一场虚惊。15日一天无消息。16日下午打电话到他家中,总是忙音拨不进;转拨他儿子家,依然是忙音,也是拨不进。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坚持再拨汪老家中,好容易接通,是汪老的二女儿王朝。我问:“汪老病情如何?”王朝带着哭声报告了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爸爸今天上午去世了!”

真叫人难以置信,更叫人欲哭无声!

汪老自幼热爱文学创作,大学读书时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就显露出文学才华,解放前夕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但解放后他却长期搁笔。既是因为编辑工作忙,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创作题材、风格为“左”的政策所不容。他没有任何个人的野心,只想以自己的作品给“人间送小温”,这个善良的愿望直到粉碎“四人帮”、新时期到来之后才得以真正实现,而这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了。他仿佛一夜之间从文坛崛起,人们交口称赞他的那许多清新雅洁、淡而有味、独树一帜的美文。他既不骄不躁,清醒而坦诚地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他同时也绝不故作谦虚,依然用坦诚口吻明确地说:“我的作品的内在情绪是欢乐的。”“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们对生活的信心的,这至

少是我的希望。”人们敬重汪老清醒而坦诚的创作态度，人们喜爱他的那许多饱含真情、洋溢着美和诗意的作品。事实上，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必须百花盛开，只有若干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文学涓涓细流的汇聚，才能最后形成奔腾不息的中国文学的长江大河！

人总是要死的，只是汪老走得太快、太突然了。

汪老 70 岁生日时说过：“一想我再没有六十几了，不免有一点紧张。我并不太怕死，但是进入七十，总觉得去日苦多，是无可奈何的事。”“去日苦多”四个字，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汪老被白白消耗的时间太多了。这不是他个人的责任。想想汪曾祺先生“大器晚成”的无可奈何的事实，我们不能不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更要从心底为他的不幸去世而含泪再道一声：

汪老，一路平安！

1997 年 5 月 16 日夜

（载 1997 年 5 月 19 日《扬子晚报》）

陆建华：作家、评论家，汪曾祺研究会会长、江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永远

汪曾祺

4

“英年早逝”的汪曾祺先生

李春林

汪曾祺先生走了，享年 77 岁。

77 岁，按传统的“古稀”标准，算得上是“高寿”；按如今的新标准，起码也是“中寿”；但具体到汪曾祺先生，我却有“英年早逝”的痛惜之感。由于种种原因，先生出道早但成名晚，成大气候是在 60 岁之后。在创作生命力还十分旺盛的时候，他就这样走了，走得实在是太早了。

我与汪曾祺先生面对面的接触不多，印象深的只有三次，其中一次是请他参加由我组织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两次是我去蒲黄榆拜访他。三次接触，给我留下的是三次笑的回忆。

那次座谈会，话题是关于书评。汪先生的发言最短但最精彩。他说：“为别人的书写书评就像挠痒痒，上面一点，下面一点，左面一点，右面一点，真正挠到痒处着实不易。”这个比喻太形象、太有生活气息了，加上先生讲得绘声绘色，所以与会者都笑了起来。笑声未了，汪先生接着讲：“挠到痒处的书评不多，《四库全书》的‘提要’算是挠到痒处的书评。”我编报纸的书评版多年，所谓“书评学”的论著读过不少，在我见过的有关书评的“说法”中，汪先生的“挠痒说”是最恰当最贴切的。

再次拜访，一次去的时候，正赶上先生的《胡同文化》一文发表并广受好评。我对先生说起此事，先生说：“也有人说不好。”我问是谁，心想可能是某位学者，没想到先生回答：“是我的小孙女。她